

谈简朴生活

——张炜散文

张 炜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谈简朴生活

——张炜散文

张 炜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谈简朴生活 / 张炜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3.5

(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; 26733)

ISBN 978-7-5063-6811-7

I. ①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②
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4830 号

谈简朴生活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ng@zuojiang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ng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印张: 19

版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11-7

定价: 27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美丽的万松浦（代序）

这个秋天我住在万松浦。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住在一个恍若梦境的地方。

书院有一个不大的院落，它约有一百余亩。说它不大，是指它坐落在两万余亩的松林里，在大海之滨，在一条长河的旁边。我的写作与读书处就在松林里，就面向了大海。一抬头就是松海之绿，就是波涛之上的各色船只。鸟儿们不停地在窗前嬉戏，探头向里观望，这使我愉快中反而不能专心。倒是远方的天际苍茫之色，引发我的邈远之思，让我想到此地此时的深意和情缘。我不能不一次次梳理心绪，沉浸和缅怀，于无尽的苍穹之间、极目之处，寻找自己的来踪与归路。

我心中是从未有过的清澈和安定，也是从未有过的多思和想念。许多事情想从头做起，又有许多事情想从头再做一遍。因为我有把握做得比以前更好。这时候没有过多的奢望，却有了更多的劳动的欲望。我和同伴们在读书写作之余一起盘算，想每人学一份手艺：有的学园艺，有的学陶工，有的学装裱；我则学木工。我想做一条很大的三桅帆船模型，还想做一些常用的器具。除此而外，依照原来的约定，我们还要每天到野外做一些工作，如除草、修剪、耙地、种植，侍弄茶园。这种活计每天不得少于五十分钟。与每天的苦读一样，这一切都是我们书院的功课。

很快，大家的皮肤比过去更黑了，举手投足间倒也少了许多

谈简朴生活

呆气。思维也较过去直率单纯，并且有力。有客人说这真是“桃花源”、“乌托邦”啊。可是我们林中人却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倒是充实自然得前所未有的。我们劳动，体力脑力并用，室内野外兼顾，乐而忘返，总是于太阳落山之际方记起收工用餐。

有一天，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我携锹具走向院子，不意间打扰了七只公野鸡：它们正在墙边草地上觅食，胖躯长尾缓缓挪动，见了我一齐飞起，掠起的风都是笨重的。那七彩长尾啊，只有童话中才有。如此看，美丽的自然离我们原本不远，仅仅是稍加看护，它就呈现出这般奇异。我于感动中连问数个朋友：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机遇，一次竟发现七只公野鸡？他们摇头。

有一天早晨，一个朋友在书院松林上空看到了四十多只盘旋的雄鹰。

有一个下午，另一个朋友在书院的水杉树上一口气数到了一百多只喜鹊。

这儿不是“桃花源”和“乌托邦”，这儿是北方自然中的一隅。它在围困之中，它在等待之中，它在保护之中，它更在希望之中。不远处即是嚣嚣之声，幸有徐徐海风将其吹散，有涛涛松音稍稍覆盖。有什么美妙的情愫在这里孵化，然后就是艰难和欢乐交织的养育。

松枝上，我不时会发现一处修筑得十分结实的鸟巢——风起时它们仍然完好无损。

我在心里为这些鸟巢祈祷和祝福。

2003年11月12日

目 录

美丽的万松浦（代序）	1
------------	---

·上篇·

万松浦书院开坛	3
书院随谈	6
书院的思与在	9
课堂：文学的盛宴	20
从国际艺术村谈起	35
谈简朴生活	41
文学散谈四题	48
万松浦纪事	56
它 们	85
时代之蛊和东夷之风	117
写作和行走的心情	133



·下篇·

从春天到冬天	167
齐文化及其他	189
匆促的长旅	226
诗歌时段	241
文苑三探	243
上路和远行	247
国学热的联想	257
线性时间观及其他	260
谁读齐国老顽耿	274
学习的旺季	283
附录：筑万松浦记	286

上 篇

万松浦书院开坛*

万松浦书院今天正式开坛了。

我们知道，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，是当时与官学并存的高级形态的私学，一般为著名学者创建或主持，开展研修、讲学、藏书、接待游学等诸项活动。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，最初是官方修书、校书和藏书的场所，其后才发展成私人读书讲学之所。但在唐一代，书院数量不多，规模不大，影响也不广泛。发展到宋代，在朱熹等人的倡导下，学者大儒往往依山林建书院，聚书收徒，从事讲学活动，使得书院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的重镇。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即形成于这一时期。其后元明清数百年间，书院虽“几遍于天下”，但因科举考试的盛行，使得书院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，与官学并无大异，其切磋经籍、探微索奥的学术精神已丧失殆尽。清末废科举，各地书院陆续改制学堂，成为以后学校的基础，书院制度至此终结。

纵观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，它对中国古代教育、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，而且至今余波犹在。目前国内存留的古书院中，以湖南的岳麓书院、江西的白鹿洞书院、河南的嵩阳书院等较为著名。而能够发挥书院的现代功能、继续开展讲学传播学术的，仅有湖南岳麓书院一家。江西的白鹿洞书院虽然声名远

* 本文为万松浦书院开坛致辞

播，但建国后学术不兴。河南的嵩阳书院则完全蜕化成为一文化旅游景点。古代书院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亟待继承和振兴。

书院是教学机关，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。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，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，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。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，相互促进，相得益彰。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，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。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的“讲会”制度，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，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，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，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。书院实行门户开放，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，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，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，书院热情接待，并提供各种方便。

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书院有别于现代教育制度的优秀学术传统，是书院的精神基石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又借鉴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艺术村、写作中心的模式和经验，进一步发掘和拓展书院的功能，使之科学化现代化。万松浦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，日常学术业务工作在院长指导下进行。书院下设图书馆（含图片库）、出版部（含网站）、办公室等部门，主要功能是日常办公、学术会议、专项研修、图书编辑和图书收藏等五项。书院将聘请国内外文化界和科技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为院士，定期举行专题性学术研讨活动，参与专项科研项目，指导研究工作。书院还专门成立了研修部，重点支持专家学者的专题性和单元式研修。书院藏书以研修必备的工具书和大型套书为主，兼顾具有版本价值的特类图书，原则上求质不求量，对研究者开放。

书院今日的开坛，标志着书院在前行的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相信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下，在所有热爱书院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，

它将成为半岛乃至全国的一座重要文化设施，形成自己的文化吸纳力和辐射力，吸引海内外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参与文化活动。

万松浦书院的建立，必将为齐鲁文化的传承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2003年9月29日

书院随谈

——答《光明日报》

书院与官方教育机构

守住古代书院的品质更重要，因为新的因素，不想有也会产生出来。而一些根本性质的东西，要保护也难。

现在大学出来的有用之材很多，是成批制造出来的，所以从个性化的教育成果这个角度来看，也不一定就是十全十美的。允许社会上一些别致的、个性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存在，就是一种补充。

书院古代对官学是一种补充，现代也是一种补充。这种补充很重要吗？我想十分重要。古代书院出了多少大人物，这是对书院重要性的最好说明。

有人可能认为古今不同了，是的，所以今天更需要好的书院存在。人才的批量生产是极可怀疑的。

书院与高校合作

与高校合作，是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在那儿，这些学生集中起来方便，来了书院，有些新的心得，回到同学中间也会较好地传播。与大学互补，就是与之合作。但合作并非是对他们教育方式的完全照搬。

书院也要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人合作，实际上万松浦也正是这样做的。

经营万松浦书院

我参与具体的工作很少，现在几乎没有了。那是一个独立的单独运行的单位，我只在工作之余尽一点义工的责任。因为我爱好书院的事情，觉得有意义。

刚开始我介入得多一些，办起来了，正常运行了，我还得忙自己的本职工作去。现在书院有院务委员会在管理，事业开展得很好，他们都很忙，做了许多好事情，为省内省外甚至海外文化事业踏踏实实地干了一些事。

目前书院太少了。当然多了也不可能。这不是盖几座楼找几个人、再取个名字买几本书放上就成了书院的。书院在品质上要求很严格也很多。坚持和维护它的纯正品质，这是最难的。所以中国的书院不会多。不要听它叫什么名字，盖了什么院落大楼，要看内容、看品质。

书院的随缘成事

心得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，不要有虚荣心，不要贪大贪快贪多，更不要急着宣传它的“伟业”。只要是对文化建设有益的事，与书院品质相符的事，又有精力和能力，就可以好好做。

只要方向对，慢一点更好。

也不要怕别人说什么，现在网络时代说什么都很容易，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就难了。所以人生一世，坚持以好心做好事，这也不

是简单的。量力而行，添砖加瓦而已，发出太大的宏愿，反而并不是可信的。

我一直觉得书院是最有意义的事业之一。

现代书院的前景

目前是把基础夯实。这样，如果百年后还有恒心大的人，就会接着干下去。一直做好一件事业，维护它的品质，是很难的事。看看历史就知道，越是好的东西越是难以保存，越是容易受伤害。不过不能在乎这些。

个人的能力有限。比如现在，书院有了院务委员会，运转正常了，我们仍然也要尽可能地关心它。我超脱了日常的书院，可我关心的目光还会常常看过去。

2008年11月

书院的思与在*

有朋友从远方来是让人特别高兴的事。近处的朋友更是经常来，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。远远近近的热心人聚集到这里，还有不定期来此工作的“义工”。我想可能因为这儿是书院的缘故吧，所以才有了些友谊的、精神的聚会。我以前谈到书院时，曾试着说明白她的一些特质，就借用了楚辞里的一个词，说“书院”这两个字当中有一种“内美”。我想现在不是别的，正是这种“内美”将一些朋友吸引过来。当然这种“内美”还需要今后我们一起去发现，看看这其中到底有些什么。

我以前想象的书院不是热闹地方，不是庙宇，不是旅游景点，不是一个机关或什么事业单位。她清寂单纯，就像一个粗手大脚的劳动者微笑着站在野外。说是这样说了，她美好的内容还需要许多人去一起挖掘。

但是我也知道，这种工作千万不能急躁，不能焦躁，也不能因为有人不理解，来参与她的事情，就不高兴。因为大家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理解的现象。相互启发，用美好的心情吸引对方，事情就会逐步干好。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我们在寻找一座现代书院，一座现代书院也在寻找我们。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式的、人与事物的一场美好遭遇吧。

* 本文为万松浦书院讨论会上的发言

有人说既然是继承古代书院，那就依样去做就行了，只要不走样就行了。其实哪有这么简单。现在毕竟不是古代了，再说古代的书院也有各种主张，倾向也不一样。历史上一度书院很多，多到了泛滥的程度，但这并不等于学术和教育的繁荣。一些家族私学，一些简单的藏书之所，都冠以“书院”的大名。比如现在，连一些书法和画画的场所也叫什么“书院”，在概念上真是荒唐得可以。当然，关键问题还不是名称。

最美好的东西，一些人物，一些理念，在历史上由最优秀的书院传下来了。书院有一些伟大的主持人，当时叫“山长”。就因为他们的精神在那儿，书院也就在那儿了。关键是坚持和专一，头脑既清楚又执着。从古到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生活在任何时代里的人都要有爱心，都要爱得深刻，然后做事情的目标也就有了，态度也就有了。如果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关心人，不忧患世事，没有文化上的坚定性和责任感，只想有点“说法”，就会成为一个酸腐文人，就没什么意思了。

一想到书院就想到诵经。经是经典，当然不会是一般的佛经。是需要诵经——读经。书院如果不守住中国文化之根，那就非常可疑了。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，中国文化之根并非是逐步强固的过程，这个毋庸置疑。可以想象，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批深入研习中国文化的年轻人，而且能蔚然成风，我们的民族就好了。这才是时代的觉悟。许久了，博大精深的文人或者无声，或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并且因此而得到了不适当的推崇。长期以来，我们不仅没有了钱穆这一类人，就连南怀瑾这样的先生也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书院不得不再次强调：从头读读四书五经吧。

现在有些文学人士，一开口就是杜拉、杜拉，昆德拉、昆德拉。总这样“拉”也不行，因为太简单了，太偏食了。谁还能指望这样